



3
T12

高
滋
譯

太
戈
爾
戲
曲
集
(三)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

T
1
2
5

集 曲 戲 爾 戈 太

(二)

譯 滋 高

書 叢 會 究 研 學 文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Plays by Rabindranath Tagore, Vol. II

Translated by T. K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太戈爾戲曲集（二）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太 戈 爾

譯者 高 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短序

太戈爾 (R. Tagore) 的戲曲，我們已經出過兩本，一是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一是太戈爾戲曲集一。在後面這一本書裏，我們共選了兩篇劇本，一為齊德拉 (Chitra)，一為郵局 (Post Office)。現在再由高滋君在英譯本的犧牲及其他一書裏，選譯了馬麗妮 (Malini) 及犧牲 (Sacrifice) 兩篇，編在這裏，作為太戈爾戲曲集二。

馬麗妮及犧牲的藝術及所包含的思想，要說起來很長，暫時不能在這裏討論。

我相信無論什麼讀者，讀完這一本書後，至少總會被太戈爾的美麗的對話及充滿於兩劇中的讚頌犧牲與為和平而奮鬥的精神所感動，雖然疏忽的讀者也許第一次讀牠們時不十分覺得明瞭。

鄭振鐸 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錄

一、短序·····	一
二、馬麗妮·····	一一二八
三、犧牲·····	一一五〇

第一幕

王宮的樓廊，面對着宮外的大路。

馬麗妮 我的時候已經到了，我的生命，如露點之在荷葉上似的，正在這個偉大的時間的心上顫動着。我閉了我的雙眼，似乎聽見天上的喧聲，我心上感着很大的苦痛，我不知是什麼原故。

(皇后上)

皇后 我的孩子，這算什麼？爲什麼你忘了穿上與你的美貌和青春相稱的衣服？你的裝飾品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的美麗的曙光，你怎麼手上足上也都忘了戴上金的鐲鍊？

馬麗妮 母親，有些人生來即是窮苦的——即使她是生在帝王的家裏，財富不能攀附在那些命運注定要在窮苦中求富的人。

皇后 這樣的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竟對我說起這樣的隱謎來！——我聽你說的話，我

的心震恐起來了。你從什麼地方拾起這種反對我們所有的聖書的教義？我的孩子，他們說，那些佛教的和尙們，你從他們學習的，演着魔法；他們施咒語在人的心裏，以謊語貽誤他們。但是我要問你，宗教究竟是不是必須一個人去尋求才能得到的東西？牠不是像日光一樣永遠照臨着你的麼？我是一個沒有思想的婦人。我不懂男人們的教義與格言。我祇知道婦人們的真正的崇拜的目的乃是他們的丈夫與他們的孩子，這是不用問的。

（國王上）

國王 我的女兒，雨雲集在國王的宮殿上面了。不要再往你的滅亡的路上走去吧。如果僅走了一點，便立即停步吧。

皇后 這些話是怎樣的暗昧？

國王 我的呆孩子，如果你必要帶了你的新教義到這個舊國土裏來，那末，不要讓牠如洪水的突然泛溢，去震恐那住在岸上的人吧。把你的信崇，堅守在你自己的心裏。不要激起人民的嫉妒，而嘲笑的反對牠。

皇后 不要責備我的孩子，不要教她以你的外交的彎曲的手腕。如果我的孩子要選擇她自己的教師，走她自己的路，我不知道誰能責備她。

國王 皇后，我的人民是惱怒着。他們要求把我的女兒放逐出去。

皇后 放逐？要把你自己的女兒放逐了？

國王 那些蒲羅門因為怕她傳播異教，已經聯合起來，要——

皇后 實在是異教！難道所有的真理僅許存在他們的朽舊的書裏的麼？叫他們拋開

他們的已被蟲蝕的教義，跑來受這個孩子的教訓吧。我告訴你，國王，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兒，

——她是火的純潔的火焰。神的精靈誕生在她身上了。不要輕視她，不然，你會有日子，要自

己敲打你的額頭，哭起來，不能再找到她。

馬麗妮 父親，答應了你的人民的要求。偉大的時候已到。放逐了我吧。

國王 為什麼，孩子？你在你父親的宮裏覺得有什麼不足？

馬麗妮 聽我說，父親。他們要求着我的流放，即是要求着我。母親，我沒有法子可以告

訴你我心裏所要說的話。離了我，不要悲惜，如綠樹之不吝的落了牠的花朵一樣。讓我到全體的人那裏去，——因為世界要求我從國王的手裏出來。

國王 孩子，我不明白你。

馬麗妮 父親，你是一個國王。要勇敢的去完成你的使命。

皇后 孩子，難道這裏，你所生長的地方沒有地位給你麼？難道世界的重責要你這小肩臂去擔當麼？

馬麗妮 當我醒覺的時候，我夢見，風在狂吹着，水在洶湧着；夜是黑漆漆的，船在海灣裏停泊着。將那些飄遊者送回家去的船主在什麼地方？我覺得我是認識路的，當那船受我的接觸時，牠將注入生命，向前駛去。

皇后 你聽見了麼，國王？這些話是什麼人說的？他們是從這個小女兒嘴裏說出的麼？她是你的小女兒麼，我會生養過她麼？

國王 是的，就像黑夜之產生黎明，——黎明不是黑夜的，乃是全世界的。

皇后國王，你竟沒有法子把她留在你的宮裏麼？——這個光明的影象？——我愛，你的頭髮披散到肩上來，我把牠結上去吧。——他們不是講流放麼？國王？如果這是他們的教義的一部分，那末，讓那新的宗教來吧，讓那些蒲羅門重新再去學那真理吧。

國王 皇后，我們把我們的孩子從這個樓廊上帶開吧。你看見羣衆已聚集在大街上麼？
(他們三人同下)

(一羣蒲羅門上，聚集在宮殿樓廊之前的大街上。他們叫喊着。)

蒲羅門 放逐了國王的女兒！

克曼客 明友們，堅守你們的決議。一個婦人當她是敵人時，比所有別的敵人都更可怕，因為理智不能抵抗她，權力對於她要差起來；男人的力量總喜歡的圍繞着她的無力，她便在自己心的堅城裏藏着。

第一蒲羅門 我們必須同國王談話，告訴他說，一條蛇已經從他自己的巢裏抬起牠的有毒的頭，想噬我們的神聖的宗教的心了？

沙卜里耶 宗教？我是太笨了。我不明白你。告訴我，先生，要求一個無辜的女子的放逐，這就是你們的宗教麼？

第一蒲羅門 你是一個敗人事者，沙卜里耶，你總是阻礙我們所有的計劃。

第二蒲羅門 我們聯合起來，衛護我們的信仰，你之來，就如牆上的一個小縫，輕視者的緊閉的唇邊的淺笑。

修卜里耶 你們以爲用多數人的力量，便能夠決定真理，用你們的喊聲便能把理智拋掉麼？

第一蒲羅門 這是極無禮的舉動，修卜里耶。

修卜里耶 我並沒有無禮的舉動，那些附會他們的教義以稱他們的狹隘的心的人才無禮呢。

第二蒲羅門 把他趕開去。他不是我們的人。

第一蒲羅門 我們全體一致贊成公主的放逐。——有不贊成的，請離開這個團體。

沙卜里耶 蒲羅門，你們舉我爲你們的同盟之一，原是你們自己的錯。我不是你們的影子，也不是你們的訓言的回聲。我永不承認真理是在最高銳的聲音的一邊的，我且羞於使我自己有一個依賴權力以存在的教義。（向克曼客）親愛的朋友，讓我走吧。

克曼客 不，我不讓你走。我知道你的做事是堅定的，不過當你辯論時疑惑着罷了。靜靜的吧，我的朋友；現在是不好的。

沙卜里耶 在所有的事中，愚笨的盲目的確定最難忍受。想救你們的宗教，却去用要一個女兒從她宮裏放逐出來的方法！但是讓我知道她的罪惡是什麼，她不是主張真理與愛情是宗教的身體與靈魂麼？如果是這樣，那末，那不就是一切教義的要素麼？

克曼客 宗教的要素原是一樣的，但是牠的異點乃在形式上。水原是一樣的，然而因牠的爲不同的河岸所範圍，於是便留爲各種人民的飲用。如果你有一口自己的泉井在你的心上，却也不要蔑視你的隣人，他們是必須到他們的古池去汲水的，這個古池有經歷許多時代的綠草鋪的土坡與生着不朽的果實的古樹。

沙卜里耶 我要跟隨你，我的朋友，如我平常所做的，也不再辯論了。

(第三蒲羅門上)

第三蒲羅門 我聽到好消息。我們的話已經傳播開了。國王的軍隊也要公然的加入我

們這方面。

第二蒲羅門 軍隊？——我不十分喜歡牠。

第一蒲羅門 我也是這樣。牠有反抗的氣味。

第二蒲羅門 克曼客，我並沒有這樣極端的計畫。

第一蒲羅門 給我們以勝利的，是我們的信仰，並不是我們的武力。讓我們懺悔，背誦聖

詩。讓我們呼喚保護我們的神靈的名字。

第二蒲羅門 來吧，神母，你的責罰就是你的崇拜者的唯一的武器，請現出來，把不信仰者

的盲目的驕傲，壓抑下來，使之成塵吧。請向我們證明我們信仰的能力，引導我們到勝利。

全體 我們求你，母親，從你的高高的天上，降臨到人間，顯示你的能力。

(馬麗妮上)

馬麗妮 我來了。

(他們全向她鞠躬，祇有克曼客和沙卜里耶離開站着，望着他們。)

第二蒲羅門 神母，——你終於來了，你裝成人類的一個女兒，斥盡所有你可怕的權力，成爲一個女子的溫柔的美貌。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母親？你的願望是什麼？

馬麗妮 我是應了你們的呼喚，而流放下來的。

第二蒲羅門 從天上流放下來，因爲你地上的兒子們呼喚了你？

第一蒲羅門 寬恕了我們，母親。大毀滅震驚了這個世界，牠正高聲求你的幫助。

馬麗妮 我永不會毀滅你們。我常知道你們的門是開了等我的。要求我放逐的呼聲從你們那裏發出，於是我便覺醒起來，從國王宮殿的富裕與快樂裏覺醒起來。

克曼客 公主。

全體 國王的女兒。

馬麗妮 我從我宮裏流放出來，我要把你們的屋當做我自己的。但請真實的告訴我，你

們是需要我麼？當我墊居在裏面，做一個寂寞的女兒時，是你們從外面的世界來呼喚我麼？我不是在夢着？

第一蒲羅門 母親，你來了，請在我們衆心的心中取了一個座位。

馬麗妮 我生長在一個國王的宮殿，一次也不會向我窗外觀望過。我聽見人說，世界——在我所接觸的以外的世界——是一個憂愁的。但我不知道牠什麼地方覺得痛苦。教我托這找出。

第一蒲羅門 你的溫和的聲音使我們眼中有了淚點。

馬麗妮 明月正從雲中出來。偉大的和平是在天上。牠似乎以牠的手臂，聚集了全世界，而籠之於一片廣漠的月光之下。道路蜿蜒的伸延着，在莊嚴的樹林與他們的寂靜的陰影中不見了。還有房屋，還有寺院；遠處的河岸望過去覺得朦朧而孤寂。我似乎在道旁，走到這個人的世界裏來，如一陣急雨從夢的雲中落下來一樣。

第一蒲羅門 你是這個世界的神的靈魂。

第二蒲羅門 當他們喊叫着要你捨身，我們的舌怎麼不痛苦的燒灼着呢？

第一蒲羅門 來，蒲羅門，讓我們重護我們的母親到她的家裏。

（他們喊呼）

世界的母親的勝利！

母親在人的女兒的心裏的勝利！

（馬麗妮下，他們圍繞着她同下。）

克曼客 讓這幻像消失了吧。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沙卜里耶，怎麼像一個人在睡夢中走路一樣？

沙卜里耶 不要阻止我，讓我走吧。

克曼客 制止你自己。你也如其餘的盲目的羣衆一樣，要飛到火裏去麼？

沙卜里耶 是一個夢麼，克曼客？

克曼客 沒有什麼，不過是一個夢。睜了你的眼睛，醒起來吧。

沙卜里耶 你的天國的希望是假的，克曼客。我在教義的荒野裏無所得的飄泊着——我永沒有得到和平。屬於衆人的神與書本中的神，都不是我自己的神。這些神永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永不能安慰我。但是，最後，我竟在人的世界裏找到在呼吸着，在活的神了。

克曼客 唉，我的朋友，當一個人的心欺騙他的時候，是一個可怕的時候。後來，盲目的欲望成了他的福音，幻想也篡奪了他的神的尊敬的座位。前面的明月，躺在柔輓的如白羊色似的雲中睡着，牠是『不朽之真實』的真的符記麼？白日在明天的時候來了，飢餓的羣衆又開始用他們的千百個網投入生存的海中。那時，這個明月之夜便很不容易有人記起了，除了當他是睡眠與陰影與幻想所構成非真實的薄片。一個婦人的閃爍的美所織成的魔術的網，也是如此的，——牠怎麼能取得最高真實的地位呢？生於你的幻想中的什麼教義，能够滿足中午的極渴，當牠在牠的灼熾的熱裏大醒着的時候麼？

沙卜里耶 唉，我不知道。

克曼客 那末使你自己從你的夢中醒過來，向你前面看看吧。古屋是着了火了，牠的嬰